

文心雕龍卷第八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 評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

一作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

異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

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

一作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

託字是

異字是
朱子傳詩謂
有不取義之
興未爲知言

從字疑誤

以上平論興
比以下言興
亡而比傳○
興義亦不全
亡但詩中偶
用賦頌無聞

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
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
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
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
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敎誨蜩蟬以寫號呼
澣衣以擬心憂席卷注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
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
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
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

以下暢發其義
非特興義銷亡卽比體亦與三百篇中之比差別大抵是賦中之比循聲逐影擬諸形容如鶴鳴之陳誨鵲鳴之諷論也

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芋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璽曳元作璽拙按本賦改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

亦有太切轉
成滯相者言
不一端要各
有富文無定
體要歸於是

績又安仁瑩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
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元作鶴
謝改

類鷺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
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六義

見明詩篇

毛公

漢藝文志

毛詩

故訓

傳三十

關雎

詩

序關

雎后

尸鳩

詩小序

鵲巢

大人

之德

也國

君積

行

如之

德也

尸鳩

累功

以致

爵位

夫人

起家

而居

自之

德如

鳴鳩

乃鷺

鳥詩

傳雎

鳩王

唯也

摯而

金錫

見衛

可以

配焉

鷺鳥

有別

注摯

本亦

作鷺

而金

錫風

洪

澳珪璋

見大雅

螟蛉

見小雅

小宛

篇

揚子

法言

螟蛉

篇

篇珪璋

卷阿篇

螟蛉

之子

媿而

逢蝶

羸祝

之日

類我

篇

肖我久則見人雅蝸蟻見人雅風蟬如舞見風大今毗見大雅優柔溫潤王褒洞其巨音則周流汎濫并包吐含若慈父安仁螢賦潘之畜子也又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張翰雜詩青條若螢火賦飄飄頻頻若流季鷹雜詩總翠翰字季鷹金之在沙岳字安仁李鷹雜詩總翠翰字季鷹刻鵠類鶩馬援與兄子書效伯高不得猶爲謹胡越孔叢子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肝膽視之肝膽楚越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肝膽視之肝膽楚越也李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必敢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

夸飾第三十七

先以六經說
入分兩層句
剔語自斟酌
非劉子元惡
經之此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鳴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不驗當作可
驗

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

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鷖

鷁。按本賦作焦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

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

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

一作校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

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

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其下有事義。睽刺也。至如

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熠。焜煌之狀。光采焯

焯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

昌黎詩句多如此

文質相扶點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應實有同史筆實有難於措筆之時彥祖不欲廢夸飾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論也

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輒翫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人焯烺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聲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嵩高

大雅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容飴

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千億

大雅千祿百福子孫

千子遺民靡有子遺滔天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漂

杵武成前徒倒戈攻於鴉音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

茶味大雅周原景差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夫奔星宛虹上林賦奔星更於閭飛廉焦明上林賦

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解多注飛廉龍雀也鳥身玉

鹿頭又捷鷁鷁揜焦明注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玉

樹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今注漢武故事曰鬼

神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今半途而顛墜也比目

西都賦投文竿出比目注海若西京賦海若游於元

宓妃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元

冥左傳昧為元冥師注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又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按張衡羽獵賦

--	--	--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
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
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肩征
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詰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
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
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
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
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鵬冠之說相如上林
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

元作六

官箴

確有此二種人

此一段言學欲博

才稟天授非人力所能爲故以下專論博學

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摭經史華實布蔭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連遭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御覽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

徒博而校練
不精其取事
捃理不能約
覈無當也吾
見其人矣
此一段言擇
欲精

此一段以曹
陸爲鑒言用

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
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
獵操刀能割必列注作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
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
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一作撫須覈眾美幅幘表裏發
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
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
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
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脰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
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

事宜審

接人二字疑
或增入之訛
○千人萬人
自指漢時之
歌舞者不過
借陶唐葛天
點綴其事非
即指上二事
也子建固誤
彥和亦未詳
考也

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
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
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
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之二字疑當作推然而濫
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
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
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
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
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
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

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

高宗

易既濟九三高宗克之

箕子

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政典夏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盤庚遲任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鵠

冠

漢蒧文志鵠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引李斯

書

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鱗之鼓司百官

揚雄有

遂初劉歆集有遂初賦按賦中

百官箴

遺逸注拮據布獲注東京賦聲教布獲自奏不學答劉

謂拾取之

布獲猶散被也